

中國現代文學史

參攷資料

上冊

井岡山學院中文系
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編

1961年7月

目 錄

上 册

无产階級革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五四—1942)

五四前夕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

庶民的胜利.....李大釗 (1)

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釗 (3)

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运动

毛澤东論五四运动(二則)..... (8)

什么是新文学.....李大釗 (11)

文学革命論.....陈独秀 (12)

附 录

文学改良刍議.....胡 适 (15)

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斗争

复答王敬軒书.....刘半农 (23)

随感录三十五.....魯 迅 (36)

估《学衡》.....魯 迅 (38)

答K.....魯 迅 (40)

忽然想到之六.....魯 迅 (42)

附 录

王敬軒給《新青年》的信..... (44)

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长.....林 紓 (47)

对资产階級反动文化思想的斗争

再論問題与主义.....李大釗 (50)

附 录

-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胡 适 (56)
- 几个主要文学社团
-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及其宗旨.....茅 盾 (59)
- 創造社的回顾.....郭沫若 (62)
- 語絲與刊詞..... (64)
- 革命文学倡导和爭論
- 貢獻于新詩人之前.....邓中夏 (65)
- 新詩人的雜唱.....邓中夏 (68)
- 文艺与革命(通信).....恽代英 (69)
- 八股.....恽代英 (70)
- 告研究文学的青年.....秋 士 (73)
- 革命与文学.....郭沫若 (75)
- 关于革命文学.....蔣光慈 (84)
- 文艺与革命.....魯 迅 (90)

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报导)..... (96)
-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魯 迅 (98)
-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节录).....左联执委会 (102)
-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途的血.....魯 迅 (107)
-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魯 迅 (108)

附 录

- 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普罗文艺密令..... (111)
- 文艺大众化問題的討論
- 文艺的大众化.....魯 迅 (113)
- 大众文艺的問題.....瞿秋白 (114)
- 对于文学大众化.....周起应 (121)
- 对买办资产阶级“新月派”的斗争
- 评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馮乃超 (125)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务.....魯迅 (139)

“硬譯”与“文学的阶级性”(节录).....魯迅 (140)

“丧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魯迅 (146)

附 录

《新月》的态度.....新月社 (148)

文学与革命(节录).....果实秋 (153)

对法西斯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魯迅 (158)

附 录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166)

对“第三种人”和“文艺自由論”的斗争

文学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易喜(瞿秋白) (171)

論“第三种人”.....魯迅 (184)

附 录

勿侵略文艺.....胡秋原 (187)

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論辯(摘录).....茅 汶 (189)

两个口号的論爭及胡风、馮雪峰的分裂活动

国防，汚池，炼狱.....郭沫若 (195)

現阶段的文学.....周 揚 (200)

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論爭应该休战.....陈伯达 (206)

附 录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胡 风 (209)

苏区的文艺运动

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节录).....傅 鍾 (211)

抗战前期的文学运动

为动员一切力量爭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澤东 (213)

暴露与諷刺.....茅 盾 (218)

对“文学与抗战无关”論的斗争

新文艺的使命	郭沫若 (219)
再论“与抗战无关”	罗 肇 (226)

附 录

“与抗战无关”	梁实秋 (229)
对法西斯的“战国策”派的斗争	
“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	汉 夫 (230)
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的两条道路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节录)	毛泽东 (238)
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	周 扬 (240)
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向林冰 (250)

附 录

对于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一理解	胡 风 (284)
抗战前期边区及敌后文艺运动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261)

无產階級革命文学的發生与

發展（五四——1942）

五四前夕共产主义思想的傳播

庶民的勝利

李大釗

我們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熱鬧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們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話，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軍閥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結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結果，是“大……主义”失敗，民主主义战胜。我們記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們所听見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爾維主义”咧，“大……主义”咧。我們东方，也有“大亚細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詞出現。我們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詞出現。“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內，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詞出現。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誰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間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

的中間有了衝突，所以境內境外戰爭迭起，連年不休。

“大……主義”，就是專制的隱語，就是仗着自己的強力蹂躪他人欺壓他人的主義。有了這種主義，人類社會就不安寧了。大家為抵抗這種強暴勢力的橫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種平等自由的道理。這等道理，表現在政治上，叫作民主主義，恰恰與“人……主義”相反。歐洲的戰爭，是“大……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戰爭。我們國內的戰爭，也是“大……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戰爭。結果都是民主主義戰勝，“大……主義”失敗。民主主義戰勝，就是庶民的勝利。社會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原來這回戰爭的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的界限以內，不能涵容他的生產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戰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俄德等國的勞工社會首先看破他們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時候，起了社會革命，防遏這資本家政府的戰爭。聯合國的勞工社會，也都要求平和，漸有和他們的異國的同胞取同一行動的趨勢。這亘古未有的大戰，就是這樣告終。這新紀元的世界改造，就是這樣開始。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失敗，勞工主義就是這樣戰勝。世間資本家占最少數，從事勞工的人占最多數。因為資本家的資產，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繼承，就是靠着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壟斷，才能據有。這勞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勞工的事情，是人人都是可以作的，所以勞工主義的戰勝，也是庶民的勝利。

民主主義勞工主義既然占了勝利，今後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們對於這等世界的新潮流，應該有幾個覺悟。第一，須知一個新命的誕生，必經一番苦痛，必冒許多危險。有了母親誕孕的勞苦痛楚，才能有兒子的生命。這新紀元的創造，也是一樣的艱難。這等艱難，是進化途中所必須經過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須知這種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們應該準備怎麼能適應這個潮流，不可抵抗這個潮流。人類的歷史，是共同心理表現的記錄。一個人心的變動，是全世界人心變動

的征儿。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和平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議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作工吃于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上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选自《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BOLSHEVISM的胜利

李大钊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门上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联合国的士女，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联合国的军人，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忽而有拆毁“克林德碑”砖瓦的声音；和那些祝贺欢欣的声音遥相对应。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自不消说。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

光榮做自己的光榮。學界舉行提燈。政界舉行祝典。參戰年余未出一兵的將軍，也去閱兵，威风凜凜的耀武。著《歐洲戰役史論》主張德國必勝后来又主張對德宣戰的政客，也來登報，替自己作政治活動的廣告；一面歸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象我們這種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着人家湊一湊熱鬧，祝一祝勝利，喊一喊萬歲。這就是幾日來北京城內慶祝聯軍戰勝的光景。

但是我輩立在世界人類中一員的地位，仔細想想：這回勝利，究竟是誰的勝利？這回降服，究竟是那個降服？這回功業，究竟是誰的功業？我們慶祝，究竟是為誰慶祝。想到這些問題，不但我們不出兵的將軍，不要臉的政客，耀武夸功，沒有一點趣味；就是聯合國人論這次戰爭終結是聯合國的武力把德國武力打倒的，發狂祝賀，也是全沒意義。不但他們的慶祝夸耀，是全無意味；就是他們的政治運命，也怕不久和德國的軍國主義同歸消亡！

原來這次戰局終結的真因，不是聯合國的兵力戰勝德國的兵力；乃是德國的社會主義戰勝德國的軍國主義，不是德國的國民降服在聯合國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國的皇帝，軍閥，軍國主義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戰勝德國軍國主義的，不是聯合國，是德國覺醒的人心。德國軍國主義的失敗，是 *Holenzollern* 家（德國皇家）的失敗，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敗。對於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不是聯合國的勝利；更不是我國徒事內爭托名參戰的軍人，和那投機取巧賣乖弄俏的政客的勝利；是人道主義的勝利；是和平思想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 *Bolshevism* 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這件功業，與其說是威爾遜（*Wilson*）等的功業；毋寧說是列寧（*Lenine*）郭冷苔（*Collontay*）的功業；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業；是馬克思（*Marx*）的功業。我們對於這樁世界大變局的慶祝，不該為那一國那些國里一部分人慶祝，應該為世界人類全体的新曙光慶祝；不該為那一邊的武力把一边的武力打倒而慶祝，應該為民

主義把帝制打倒，社會主義把軍國主義打倒而慶祝。

Bolshevism 就是俄國 Bolsheviki 所抱的主義。這個主義，是怎樣的主義？很難用一句話解釋明白。尋他的語源，却有“多數”的意思。郭冷苔（Collontay）是那黨中的女杰，曾遇見過一位英國新聞記者，問他 Bolsheviki 是何意義？女杰答言：“問 Bolsheviki 是何意義，實在沒用；因為但看他們所做的事，便知這字的意思。”據這位女杰的解釋，“Bolsheviki 的意思只是指他們所做的事。”但從這位女杰自稱他在西歐是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在東歐是 Bolshevika 的話，和 Bolsheviki 所做的事看起來，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克思（Marx）為宗主的；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此次戰爭的真因，原來也是為把國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為資本主義所擴張的生产力，非現在國家的界限內所能包容；因為國家的界限內範圍太狹，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發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戰爭，打破這種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陸各地成一經濟組織，使各部分互相聯結。關於打破國家界限這一點，社會黨人也與他種意見相同。但是資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為使他們國內的中級社會獲得利益，依靠戰勝國資本家一階級的世界經濟發展，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的生产者合理的組織的協力互助。這種戰勝國，將因此次戰爭，由一個強國的地位進而為世界大帝國。Bolsheviki 看破這一點，所以大聲疾呼，宣告：此次戰爭，是 Ugar 的戰爭，是 Kaiser 的戰爭，是 Kings 的戰爭，是 Emperors 的戰爭，是資本家政府的戰爭，不是他們的戰爭。他們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家的戰爭。戰爭因為他們所反對；但是他們也不恐怕戰爭。他們主張一切男女都應該工作。工作的男女都應該組入一個聯合。每個聯合都應該有中央統治會議。這等會議，應該組織世界所有的政府。沒有康格雷，沒有巴力門，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

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么事都归他們決定。一切產業都归在那產業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有所有權。他們將要聯合世界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大最強的抵抗力，創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歐洲聯邦民主國，做世界聯邦的基礎。這是 Bolsheviki 的主義。這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

倫敦《泰晤士報》曾載過威廉氏 (Harold Williams) 的通訊，他把 Bolshevism 看做一種群眾運動，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較，尋出二個相似的点：一個是狂熱的黨派心；一個是默示的傾向。他說：“Bolshevism 實是一種群眾運動，帶些宗教的氣質。我曾記得遇見過一個鐵路工人，他雖然對於至高的究竟抱着懷疑的意思，猶且用耶典的話，向我極口稱道 Bolshevism 可以慰安靈魂。凡是曉得俄國非國教歷史的人，沒有不知道那些極端的黨派將要聯成一大勢力，從事於一種新運動的。有了 Bolshevism 于貧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徑的觀念；他的傳染的性質和權威，潛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義中的，可就變成明顯了。就是他們黨中的著作家演說家所說極不純正的話，足使他們國語言損失體面的，對於群眾，也仿佛有一種教堂里不可思議的儀式的語言一般的效力。”這話可以證明 Bolshevism 在今日的俄國，有一種宗教的權威；成為一種群眾的運動。豈但今日的俄國，廿世紀的世界，恐怕也不免為這種宗教的權威所支配；為這種群眾的運動所風靡。

哈利遜氏 (Frederic Harrison) 也曾在《隔周評論》上說過：“猛厲，不可能，反社會的，象 Bolshevism 的樣子，須知那也是很堅很廣很深的感情的發狂。——這種感情的發狂，有很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將來必不能避免的。”哈氏又說：“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喚起恐怖，喚起過激革命黨的騷動；但見有鮮血在掃蕩世界的革命潮中發泡，一種新天地，就由此造反。Bolshevism 的下邊，潛藏著一個極大的社會的進化，也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樣。意大利法蘭西葡萄牙愛爾蘭不列顛都恍然於革命變動的暗中激奮。這種革命的暗潮，將殃及于蘭巴地和威尼斯。法蘭西也難倖

免。过一危机，危机又至。爱尔兰独立运动，涌出很多的国事犯。就是英国的社会党，也只想和他們的斯堪的那维亚日耳曼俄罗斯的同胞握手。”（中略）

以上所举，都是战争終結以前的話，德奥社会的革命未发以前的話。到了今日，……威哈二氏的評論，也算有了驗證。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謠。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党紛紛成立。可以說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說是廿世紀式的革命。象这般滔滔滾滾的潮流，实非現在資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廿世紀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間一有动蕩，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鳴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間，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国主义咧，資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鈞的力量摧拉他們。他們遇見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黃的树叶遇見凜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嘗說过：“历史是人間普遍心理表現的紀錄。人間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軸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个人的未来，和人間全体的未来相照应。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紀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廿世紀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 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廿世紀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 的胜利，就

是廿世紀世界人類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

· 选自《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运动

毛澤東論五四运动（二則）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新民主主义论》

× × ×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

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東西。我們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們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反对党八股》

什么是新文学

李大钊

現在大家都辦新文学，都作新文学了。我要問大家“什么是新文学”？

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紹点新學說，新事实，敘述点新人物，羅列点新名詞，也算不得新文学。

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愛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創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創作的文学。

現在的新文学作品，合于我們这种要求的，固然也有。但是終占少数。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中，实含有很多缺点，概括講来，就是浅薄，沒有真愛真美的真案。不过撿拾了几点新知新物，用白話文写出来，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举的商賈的旧毒新毒，不知不觉的造出一种广告的文学。試把現在流行的新文学的大部分解剖来看，字里行間，映出許多恶劣心理的斑点，夹托在新思潮新文艺的里边……刻薄——狂傲——狹隘夸躁——种种气氛，充塞滿幅。长此相嘘以气，必致中干。种种运动，終于一空，适以为挑起反动的引子，此是今日文学界，思想界莫大的危机，吾輩应速为一大反省！

我們若愿园中花木长得美茂，必須有深厚的土壤培植他們。宏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愛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土壤根基。在沒有深厚美的腴土壤的地方，培植的花木，偶然一現，虽是一陣熱鬧，外力一加摧凌，恐怕立萎！

民國八年十二月八日，自北平寄

选自12月8日（星期日）社会問題号（手抄本存中共北京市委）

文学革命論

陈独秀^①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語所謂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謂朝代鼎革，絕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謂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則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鮮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則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視革命，不知其为开展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問題，方喧嚷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鋒，則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軍”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軍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学，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学，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国风”多里巷猥褻，“楚辞”盛用土語方物，非不斐然可觀。承其流者两汉賦家，頌声大作，雕琢阿諛、詞多而意寡，此貴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晉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

^①陈独秀的文章选自“新青年”为了明确文学論战的分期，未列入附录。